

推介語

街道名稱是一個城市自我認知的結構符號，香港街道名稱的翻譯更是這城市文化多層次交雜互動的深層呈現。本書以深入淺出的筆法，把香港這方面走過的歷史向讀者娓娓道來，實際上是作者給香港寫的一部情書。

楊慧儀
香港浸會大學

翻譯、傳譯及跨文化研究系副教授

自序

上幼稚園時，我每天乘校巴上學，那輛小車左搖右晃，車尾貼着一張白底黑字的告示——「小心學童」。我那時識字不多，腦袋裏只有一個「同學」的詞，「學童」二字偏偏組合得似是而非，左右都拼不出個道理。小小腦袋解不開這個結，只好暫且擱下，每天繼續把那四個字盯到眼花。

校巴繼續駛着，回家路上會經過一座殯儀館。那是個更大的謎團：「殯」字怎麼唸？我名字裏的「儀」字為何會出現在這種肅穆之地？館名以莊重森嚴的魏碑體寫成，我仰望着竟倍感親切，還鄭重其事地告訴鄰座玩伴：「命中注定，我大個之後就會嚟呢度返工。」那時眼裏但凡高樓便是辦公之所，因我住的那片屋苑是矮樓。如今回想不免失笑，只差一點，我就活成了西西筆下〈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〉的雛形。幸虧後來我學會了拿筆，沒去拿粉撲。

話說回來，倘若我是個以英文為母語的小孩，第一次看見 Funeral Home 或 Funeral Parlour，會不會也以為這是個 FUN-eral 的地方，可以去玩個痛快？文字這東西，總是這樣半推半就、半透半遮，像窗紗背後一張似笑非笑的臉。我與翻譯最初的緣分，大概就藏在這些幼年小謎團裏。尚未懂事，已被中文方塊字逗弄了一番；後來上學，又被 To be or not to be 那一句翻來覆去的「生存還是毀滅」折騰了一回。一晃眼，竟已在中英文字之間摸爬滾打了 12 個年頭。

如今走在中環，「砵典乍街」四字赫然在目，其下標示着英文名

Pottinger Street。這位首任港督的中文芳名，原來已是「第三稿」。1842 年的《政府公告》上，Pottinger 的官方譯名竟是「煲顛茶」(bou¹ din¹ caa⁴)，據說暗藏「癲佬煲茶」的譏諷，啜核之至。煲了幾個月，清廷大概覺得不雅馴，改譯為「璞鼎查」(pok³ ding² caa⁴)：璞者，未琢之玉，鼎者鼎鼎大名，查者明察秋毫；三字並列，把這位從男爵塗抹得溫文爾雅、玉樹臨風。至於今日作為街名的「砵典乍」(but³ din² zaa³)，倒是民間後來折中的版本，比「煲顛茶」斯文了一檔，比「璞鼎查」則市井了三分。三個譯名，市井的諷刺、朝廷的端莊、街坊的妥協，活脫脫是一部港式翻譯小史，藏着一份本地人不情不願當子民的傲氣與反骨。同一個「Pott-」字頭，到了霍格華茲又成了輕巧的「波特」(Harry Potter 的官方中譯)。遇上不同的時代與心情，名字竟可天差地別。誰說譯名只是音譯？分明是譯者的態度，時代的眉批。每個字背後，都藏着一份不便明說的心事。

香港之妙，妙在凡事皆有兩面。一塊路牌、一張餐牌、一幅戲院海報，無不中英並置、各說各話、各表各情。你說它中嘛，偏要拽幾句洋文擺擺架子；你說它西嘛，轉身又會拋出些詩詞對聯。香港人自小薰陶，吃「西多士」喝「鴛鴦」、乘「巴士」搭「的士」，全不覺有何稀奇。直至某日忽然回神，才驚覺自己的舌頭原是一張多語拼貼畫，而腳下這座城，其實是一本攤開的雙語辭典。

我浸淫翻譯不過 12 個寒暑，比起前輩先生實在是小巫之巫。余光中教授有名著彙編《翻譯乃大道，譯者獨憔悴》，金聖華教授有妙文〈三弄梅花譯道上〉等。「大道」二字何其堂皇，「譯道」二字何其風雅，每讀一回，便覺自己尚在山腳，仰望雲深不知處。屈原《離騷》有云：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」這一句大概是天下譯者共有的座右銘——前路漫長，但既已上路，便沒有掉頭的理由。至於頭髮，倒也免不了一根根求白（苦笑）。

書名《道譯有道》是編輯 Frankie 想出來的。我自己也擬過多個食字版本，個個熱鬧，譬如《譯地而處》、《譯想天開》、《譯心譯意》

之類，奈何都不及這四字耐看。「道譯有道」語帶雙關：說話有道，翻譯亦有其道；前一個「道」是動詞，後一個「道」是名詞，中間夾着一個「譯」字，活像譯者夾在中英之間，左也不是、右也不是，只能找一條中道而行。

而這個「道」字之妙還不止於此。本書開篇即從我城「街道」着手，由那些每日擦肩而過、卻十有八九視如不見的雙語路牌切入；待路牌看熟了，方才轉入翻譯那條看不見的「道」，幽幽然向前漫溯。實體的道是腳力之事，翻譯的道則是腦力與心力之事。一個「道」字兼挑兩擔，倒也不嫌累贅。英文書名借 Way 一字，既是 highway、byway 那等可走的路，也是漢學家 Moss Roberts 將《道德經》英譯為 *The Book of the Way* 那種可悟的道。書名一錘定音之後，我感謝 Frankie，也暗暗向余、金等前輩行個禮。他們以「道」說譯，我便厚顏借「道」續貂。

至於「兆元」這個筆名，是初執筆時為自己取的。「兆」字筆劃對稱，看起來像兩張相向而笑的臉：一說中文，一講英文，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。「兆」者億萬之謂，「元」者開端之意。譯事浩瀚，常令人望洋興嘆，但一翻開書頁，又有新的領會。英文喚作 Tera，這是科學記號中「一兆」的前綴，與「兆」嚴密對應；更巧的是，Tera 字近 Terra（拉丁文「大地」），暗合腳下這座城的意象。譯事如此，人生如此，這座小城又何嘗不是如此。

本書並非翻譯教科書，更非翻譯論文集。我所做的，不過是拉着讀者去茶餐廳坐一坐，去馬場看一看，去戲院蹭一蹭，去商場逛一逛，邊走邊聊：「咦，這個譯名挺有意思」、「為甚麼那個淺水灣樓盤要以倫敦富人區 Belgravia（貝爾格萊維亞）命名？」書中也會冒昧出招，提幾個「兆元式創譯」博君一粲。譯得好不好是其次，要緊的是把讀者牽進這場文字遊戲。畢竟翻譯一道，從來不是譯者的獨腳戲，而是不同文化七嘴八舌的合奏。

何況現今的學生，較之我輩當年，語言行頭廣闊得多。日文歌、

韓劇、康城大片皆能應付，可惜大多用來追星、煲劇、打機。其實香港本身就是一齣日夜上演的多語連續劇，主角是中、英，配角有日、韓、法、葡、印等多路群星；每個招牌都是一句台詞，每張餐牌都是一段對白。若錯過了，未免太可惜。

書中偶涉歷史脈絡，亦間或徵引一二翻譯理論；而這些不過是我尋找切入角度時順手撿起的小石子，推敲一下便算，絕非甚麼皓首窮經的學術考究。若有疏漏謬誤，還望各位讀者海涵，並不吝賜教斧正。本書最先設想的讀者對象是中學生，然而，但凡在香港街頭行走、肯為一塊路牌微笑的人，無論少年、中年抑或銀髮族，皆是我心目中的同路人。遙想這座城的雙語風景是：少年讀字，中年讀人，銀髮讀光陰，三代並肩，各有會心。如果這本小書能哄得你為路牌停一停，為屋宇名牌笑一笑，為戲名思索半秒，又或者讓你憶起某個被文字困（迷）住的片刻，那麼我這 12 年的咬文嚼字，便沒有白費。

謹以此書獻給每一位走在街上、肯停下來看一眼的朋友。願你和我一樣，在中與英之間、新與舊之間、熟悉與陌生之間，窺探這座城的種種小聰明、小溫柔、小驚喜；也願你瞥見「兆元 Tera」這兩張相向而笑的臉時，知道翻譯這條路雖然修遠，倒並不寂寞。

兆元 Tera 謹識

推介序一	徐小曼女士	2
推介序二	Lucas Klein 柯夏智先生	3
推 介 語	楊慧儀女士	6
自 序	兆元 Tera	7

第 1 章 街道的命名政治學與翻譯魔法

1.1	街道——城市的語言脈絡	14
1.2	數字願景：新蒲崗八街	18
1.3	大角咀森林：18 林木的命名美學	25
1.4	馬頭角瑞獸們：11 條街的吉祥寓意	35
1.5	人名政治學：誰的名字值得一條街？	39
1.6	Lock 與樂：一個雙關的歷史教訓	53
1.7	彩虹邨七色詩篇：兼論社區的命名民主	55
1.8	官譯之聲：看看地政署怎麼說？	58
附錄：神譯或誤譯？——解剖爵祿街的「信達雅」		63

第 2 章 地名裏的權力學與城市憶記

2.1	開門見山：地名不只是地名	68
2.2	珍珠、香木與殖民：大步海變吐露港	71
2.3	爛頭逆襲：由大嶼山到 Lantau Island	75
2.4	西貢同名異史：Sai Kung VS Saigon	78
2.5	地名權力學：哪方更有話事權？	80
附錄：地名翻譯走廊 當異國城市遇上中文		87

第 3 章 商場名字演義：透視社會變遷與文化分歧

3.1	名字反映時代 由實用步向創意	100
3.2	雙語命名的張力：巧思與陷阱	116
3.3	日系風潮——三布目、三道與 MIKIKI	126

第 1 章

街道的命名政治學 與翻譯魔法

- 3.4 建立品牌陣容 由元朗 YOHO 談起 132
- 3.5 國際、中國大陸與台港地區命名原則對碰 135
- 附錄：理論工具箱——翻譯與文化研究視角 141

第 4 章 香港樓盤命名與商業修辭學

- 4.1 每座大廈都是一首沒標點的詩 146
- 4.2 天象命名：同一天空，兩種仰望 149
- 4.3 花卉命名：一座一花若盆景 154
- 4.4 鳥類命名：飛上枝頭變華廈 157
- 4.5 祝福命名：文學系的溫柔氣息 160
- 4.6 海洋意象命名：漁村舊夢 VS 地中海風情 169
- 4.7 林木命名：樹影與樹人 172
- 4.8 美德與品格：統治者與庶民的對話 174
- 4.9 身世命名：海港船塢的記憶 178
- 4.10 國際化命名：以日出康城為案例 181
- 4.11 屋宇譯名哲學：八組公私樓命名反差 185

第 5 章 茶餐廳翻譯學：舌尖上的城市密碼

- 5.1 從西洋登陸東方的外來詞 192
- 5.2 茶餐廳的翻譯哲學 205
- 5.3 飲品與醬料的翻譯世界 214
- 5.4 非食物類外來詞的觀察 221
- 5.5 翻譯命名的政治與情感 225

第 6 章 譯名江湖：銀壇、馬壇與日常潮語

- 6.1 揭開香港這本多聲道字典 234
- 6.2 電影命名的翻譯擂台 236
- 6.3 賽駒名號：馬會命名機制下的創意空間 256
- 6.4 網絡及街頭潮語的多元實驗場 266

參考資料 272

1.1 街道——城市的語言脈絡

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語言。這裏說的不是口耳相傳的話語，而是刻在路牌上、印在地圖裏、藏在門牌號碼背後文字系統。香港的街道名稱，正是這座城市最古老的雙語文本。

你每天走過的街道，叫甚麼名字，又有甚麼故事？就讓我們由一條位於九龍半島的著名幹道說起。



■ 彌敦道的前世今生

貫穿太子、旺角、油麻地、佐敦、尖沙咀的「彌敦道」(Nathan Road) 大概是全港最有名的街道了——霓虹招牌、旅遊書封面、無數港產電影的經典追逐場景，都聚焦於這條路。但它原本並不叫彌敦道，甚至也不是一次過建成的。今天的彌敦道，其實是三條不同時期的道路歷經兩次改名、一次合併後才組成的。

第一重身世：羅便臣道 (1860s - 1909)

1860 年英軍工兵在尖沙咀一帶修築一條南北雙向的道路——當時九龍半島還未正式納入英國管治，只是以每年白銀 500 兩的租金「暫時租借」給英國。這條新路初名「羅便臣道」(Robinson Road)，以紀念第五任港督夏喬士·羅便臣爵士 (Sir Hercules Robinson)。但很快出現問題：香港島半山也有一條「羅便臣道」，兩街同名，一在港島，一在九龍，混亂可想而知，郵差送錯信、人們弄錯地方、報紙上的地址也出錯。

第二重身世：彌敦道 (1909 - 1926)

改名的契機，來自第 13 任港督——彌敦爵士 (Sir Matthew Nathan)。他於 1904 年上任，任期僅三年，卻做了一件極具遠見的事：主張大力發展九龍半島，把原本窄小的羅便臣道擴闊為雙程共六線行車的大道，並向北延伸至窩打老道。惟當時九龍半島人煙稀少，故時人嘲笑這工程是「彌敦的蠢事」(Nathan's Fool)，諷其好大喜功，勞民傷財。

至 1909 年，港英政府才把九龍的羅便臣道正式改名為「彌敦道」，以紀念擴建此路的港督。這是一次「追認式」的命名——人已離任兩年，才有這份榮譽。背後動機頗堪玩味：也許是九龍人口湧入，證明彌敦的遠見；也許是繼任者希望為前輩平反。無論如何，一宗「蠢事」，最終成就了一塊榮譽路牌——也是一次遲來的道歉與致敬。

第三重身世：加冕道併入今日的彌敦道 (1926 年至今)

1911 年，英國王儲加冕為佐治五世國王，港英政府把剛落成的

新路——從窩打老道起北延至亞皆老街——直接命名為「加冕道」(Coronation Road)，以誌紀念。加冕道在 1926 年延伸至界限街，成為貫通旺角以北的大道。這條加冕道與南面的彌敦道地理上連成一線，行人根本分不清，於是港英政府乾脆把加冕道併入彌敦道（前者除名）。一條街，從此南起尖沙咀海旁，北至界限街，貫通南北九龍。

■ 戰火下的異名 —— 香取通

時至 1941 年底，香港淪陷。日佔期間，九龍不少街道被改了日文名，以消除英國印記、重塑日本帝國敘事。在 1942 年（昭和 17 年）4 月，彌敦道改稱為「香取通」(かとりどおり)——源自日本「香取神宮」，帶有神道教意味。但該名至 1945 年抗戰勝利便消失。名字的短暫變易提醒我們：命名，從來都是權力最直接的宣示。

■ 彌敦 VS Nathan

交代了彌敦道的三重身世，現在回看譯名本身。英文是最樸素的殖民官員命名法：Nathan Road。姓氏 + Road —— 典型英式實用主義。中文「彌敦」二字，卻音譯得非常巧妙：

「彌」(粵音 nei⁴ 或 mei⁴，若關乎佛家意象，以前者較通俗)——帶佛家氣息：彌勒、阿彌陀佛（有「遍及、廣大」的意涵）。一個「彌」字，為這條路寫出慈悲為懷、包容萬方的氣度。

「敦」(粵音 deon¹)——帶儒家氣息：敦厚、敦睦、敦品勵學。一個「敦」字，為這條路寫出了厚道、實在、有德的品格。

合起來，「彌敦」既佛又儒，既慈且厚——在中文譯者筆下，一位殖民官員的姓氏竟變成充滿東方文化底蘊的雅號！而 Matthew Nathan 本是一個相當普通的英國人名，其中 Matthew 是《聖經》人物聖馬太，Nathan 是猶太裔常見姓氏；但譯為中文，「納森路」嫌太直，「馬太路」又嫌宗教味太濃，最後落在「彌敦」，讀音接近原名 (/ˈneiθən/)，意思卻脫胎換骨。

這就是港式翻譯藝術——在音譯的框架加入中華文化底色。尋常

名字變成優雅譯名後，西洋管治彷彿滲入東方氣韻。一塊路牌兩種語言，卻帶出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
■ 所以，為甚麼要寫這本書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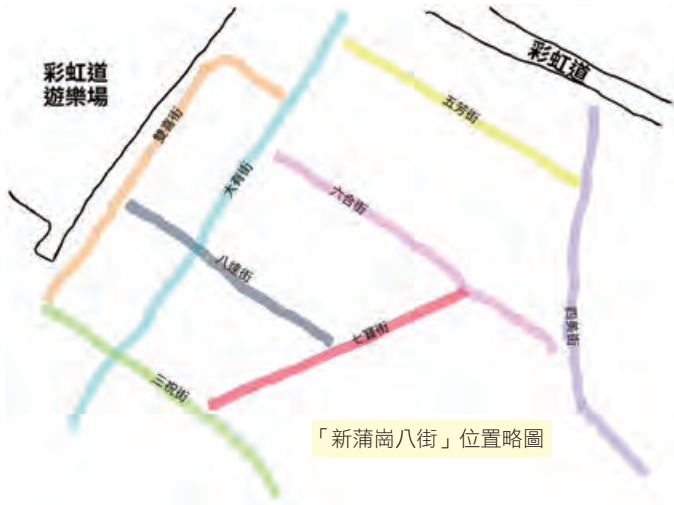
若說城市是一本書，街道就是章節標題。翻開香港這本書，會發現它的章節標題寫得十分複雜——有時用英文寫帝國野心，有時用中文寫民間願景，有時兩者之間存在微妙張力，有時又出奇地互補，甚至偶爾在雙語之間藏着令人莞爾的小秘密。

本章希望從街道出發，帶大家走進香港命名政治學的迷宮。命名，從來不是純行政工作。決定叫甚麼名字，就是在決定誰的故事被記住、誰的權力被銘刻、誰的記憶被抹去。每一塊路牌，或許都是大大小小政治角力的結果……

讓我們一條街一條街走下去吧。

1.2 數字願景：新蒲崗八街

數字，作為普世皆通的語言，一二三四，同一個意涵，在任何文化裏幾乎皆作如是觀。但數字一旦變成街名，就有了祝願，有了記憶，變成一個社區的精神圖騰。



中英文街道名	大有街 Tai Yau Street	雙喜街 Sheung Hei Street	三祝街 Sam Chuk Street	四美街 Sze Mei Street
粵拼	daai ⁶ jau ⁵ gaai ¹	soeng ¹ hei ² gaai ¹	saam ¹ zuk ¹ gaai ¹	sei ³ mei ⁵ gaai ¹
字面意思	大豐大有	雙喜臨門	三重祝福	四美齊備

註：本書未有特別標註的影像，皆為筆者自行拍攝。

中英文街道名	五芳街 Ng Fong Street	六合街 Luk Hop Street	七寶街 Tsat Po Street	八達街 Pat Tat Street
粵拼	ng ⁵ fong ¹ gaai ¹	luk ⁶ hap ⁶ gaai ¹	cat ¹ bou ² gaai ¹	baat ⁶ daat ⁶ gaai ¹
字面意思	五穀芬芳	六合同春	七寶俱全	八方通達

新蒲崗是九龍東北一個工業住宅混合區，在 1950 至 1960 年代填海而成。負責命名的官員靈機一觸，用上中國傳統的吉祥語彙，造就了流傳至今的「新蒲崗八街」。

八個街名一字排開，活像連串賀年祝福。「大有」取自《易經》「大有卦」，象徵豐收充裕；「雙喜」是婚慶嫁娶的吉兆；「六合」涵蓋天地四方；「八達」則有四通八達之意，尤其適合街道命名——路嘛，當然希望暢通無阻。香港人耳熟能詳的「八達通」，命名理由相信亦系出同源。街名與卡名，同一願景跨越半世紀，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遙遙呼應。

■ 小插曲一：八達通的雙語命名傳奇

說到「八達」與「八達通」的同源關係，這張陪伴香港人近 30 年的小卡片，背後有個值得寫入翻譯教材的精彩故事。據查，地鐵公司最初屬意用英文名「PACE」，中譯「一路通」——平實，卻乏味。聯營公司索性舉辦公開徵名比賽，從海量提案中選出今天我們熟悉的名字：「八達通 / Octopus」。據說有多位市民不約而同想到「八達通」一名，當城市的集體語感成熟，好名字就會像



季風一樣，從不同方向同時吹到同一個地方。

Octopus：高級的意象再造

實際上，八達通英文名「Octopus」的決定並非一帆風順。相傳地鐵公司最初反對，理由是八爪魚噴墨的形象負面，傾向用「All Rounder」（全能手）。但營運公司堅持用八爪魚，最終在 1996 年末拍板。為甚麼 Octopus 勝過 All Rounder？因為跟「八達通」構成互譯絕配：

- **數字呼應：**Octopus 詞根 Octo- 在拉丁文裏正是「八」，精準對應中文的「八」字。
- **功能隱喻：**八爪魚的觸腕可同時抓取多樣事物——對照一卡通多用、四通八達的支付網絡，沒有比這更貼切的動物比喻。
- **文化跨越：**中文的「八」與「發」諧音而帶吉祥感；英文的 Octopus 形象亦靈活傳神。兩種文化基於不同出發點，卻同樣帶出正面意涵。

這不只音譯，也不只直譯，而是更高級的「意象再造」——好的翻譯，不應只是 A 語言對 B 語言的機械轉換，而是兩種語言殊途同歸，共譜美意。

與倫敦 Oyster Card 的隔空對話

倫敦地鐵的電子票卡名為 **Oyster card**（蠔 / 牡蠣卡）——同樣以海洋生物命名。英語俗語「The world is your oyster」（世界像蠔，待你撬開享用），寓意鐵路助人拓闊足跡。

兩款卡片，兩類海味，兩種城市性格：倫敦 Oyster card 含蓄地邀你「撬開世界」，香港 Octopus 乾脆八爪並用「觸達四方」。英國人典雅細膩，蠔肉在殼裏待你享用；香港人務實進取，章魚直接吸盤取物。光看這兩個名字，已透出兩座城市的各自氣質。

商標裏的隱藏哲學

多分享一個彩蛋：八達通的商標是一條斜置的莫比烏斯帶（Möbius strip），縱看像阿拉伯數字「8」，呼應中文的「八達」；側看像數學裏

的無限符號「 ∞ 」，暗示功能無邊無際。一個符號，雙重意義：中文讀「八」，西方讀「無限」。這大概是本地當代最精彩又入屋的雙語兼視覺雙關了。

順帶一提，這種「 $8 \rightleftharpoons \infty$ 」的雙語視覺戲法，不是八達通獨有。待讀者翻到探討商場命名的第三章，會遇到另一個把「八」字玩出新天地的案例。同一漢字，在香港的雙語土壤裏，能栽出多少花樣？詳情且留待相關章節再慢慢道來。

■ 小插曲二：「四美」究竟是哪四美？

這次獨立抽出「新蒲崗八街」裏的四美街再作細談，大家可有想過「四美」背後的含意？

第一種解讀：四大美人。西施浣紗、昭君出塞、貂蟬拜月、貴妃醉酒，成語「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」就是為她們而設。但新蒲崗是工業區，街道突然夾進四位古代美女，氣質上總有幾分違和。

第二種解讀：王勃《滕王閣序》裏的「四美」。「四美具，二難並」——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，合稱四美。若四美街取此意，那可是文學底蘊深厚的詮釋：良辰美景在此地，賞心樂事伴君行。

第三種解讀：儒家四種德行。古代也有以「四美」指稱四種美德之說，如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」。這種解讀偏向正經，適合用作公民教育的標語。

第四種解讀：心靈美、語言美、行為美、環境美。1980 年代，中國內地推行「五講四美三熱愛」的精神文明運動，風行一時。然而四美街命名早見於 1961 年，故這種解讀嚴格上是「時差錯置」——街名誕生在前，口號風行在後。同一個漢字組合，在不同時代會被賦予不同意涵。

四種解讀，四種價值觀，四種文化投射。命名者當年到底取何意思？筆者向地政總署查詢，署方坦言：「許多街道名稱由來已久，並不擁有其完整背景資料。」於是「四美」就懸在那裏，像一個留白的文